

知善和行善不是一码事儿



欧 阳

这些年关涉道德的具体影像，总是会激荡出高远的声响，一些高尚的道义人士甚而还会亲自动手画一条线，并以“道德底线”来强调其所画之线的重大意义，诸如此类。

作为市井之徒，俺眼界比较低俗，当然，也有自我拔高的时候，可就算如此，“道德”这种复杂高深的学问，还是不敢自认为清楚了。

比如说吧，无脑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虽然电影看了很多遍，未了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叫朱尔斯的黑道小混混为什么 would 会决定放弃娴熟的职业生涯，这还不够，这货居然还准备苦行僧般去追求真理……

这变化太大了，很烧脑。照镜子看看，简单如“纯粹的人”到底所指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复杂如斯的思想怎么能够明白啊！可能是路口走岔了，想了不该想的事儿，好在问题艰深，不懂也正常，所以俺还没有自卑。

不太好的情形是，无论是虚拟的“低俗小说”还是现实的道德画面，每次路遇其中之一，都会互相纠缠到一堆，结果是思绪容易呈麻花状。

看到那些义愤指责不道德行为的文字，听到严词宣判不良风气的话语，通常我都会责问自己：何以俺不是“高尚的人”——虽然不知道何为“高尚的人”，但还是相信那些“愤怒天使”是高尚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如遭遇此类事件，我基本想不起关于他者道德的评价，所为至多是出手尽力而已，偶尔不得不阻止的时候也是相伴行动的规劝，而不是通过指责“冷漠的大多数人”来彰显自己的境界。

以我卑鄙的处事习性，在一个充斥寒凉驱壳的集合体中，与其消耗热量在沉寂或喧嚣的集市胡乱嚷嚷，还不如保持自己的体温，让寒冷的邻居感觉、意识到温暖人体的存在——大家都是可以有温度的。

关于这样的意识自觉，自己有切实体会。

不知是从电视里，还是某些特别的话语片段中，儿子打不识字始就学会了关于红绿灯的哲学思想，拒斥中国式过马路。这在20年前有点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我很不开心，但又忍不住用大棒来训导儿子。很多次，我都会在红灯下穿越斑马线后，转身看着小尺寸的儿子在马路对面等绿灯。这感受不是太好，可你怎么给他讲现实，有用，甚至是伟大的道理都于事无补，小脑袋根本听不进去。而对我的言行，他从不表态，只是一直这么固执着。

数年后的高中，思想品德理论老道的老师问同学，可有没有例外地始终坚持规则么？课堂上数十位自幼接受学好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一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儿子。老师不信，然后，那些自小学、初中就和他一起在马路上与车龙为伍的同学都挺身证明之，老师还是不信，但我信。

此后，俺再也没闯过红灯，进而看到“中国式”传统时，还有良言：这个可以不继承。但我还是不会“高尚”地指责那些“像牛一样听不进琴音”的人——自己也曾经是“牛”嘛。

实际上，自己没高尚和牛没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指责大多数。说到“大多数”，这是个人判断，没有统计学意义。我通常会这样认为：当人们对那些救助危难同类——比如毫不费力帮助盲人过马路，或者贼人应颂英雄挺身之类——不吝惜赞誉的时候，其所喻示的是稀罕“物件儿”，另外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良民”才是大多数。

情形何以如此呢？坦白说我一般不想去，我仅仅是想，倘若“大多数”这样的群体真实存在，就不应该让他们“独自”承受道义的责难：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反过来，倒是那些义愤的发声者会勾起我的遐思：如果这些人在场，是不是社会风气就大改观了呢？有点奇怪，无际虚拟世界装不下、满世界漫溢的心灵侠客们总是不轻易出现在现实社会里，内中缘由虽难说，但我还是能够理解。

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本来就是有区别的，即便没有行动，“大多数”未必不是心怀理想的族群，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至于现实演绎的场景和故事，定然有其充分的根由，至于是什么，我以为得让那些高瞻远瞩的大人物来定夺。

知善(即便真的知道)和行善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德实质上不是言说的，但你仍然可以说，问题是在高调的道德言说和现实的行为之间，需要一座通衢的桥梁，有吗？



关振学

屈指算来，我进矿当工人已整整38年了，时光荏苒，一切都恍如昨天，那些曾感动我的故事，就如同电影里的镜头，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闪现，定格成难忘的画面。

刚学徒时，一次到单位机关食堂处理电气故障，忙完工作已经是中午，几位师傅就在食堂用餐，每人交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不知谁说了一句：小关是徒工就免了吧，那次我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虽然至今不知道是谁为我垫付的，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个温暖的集体。头发长了，杨哥就主动给我理

给自己一个大目标



雪如月

实际的基础上，尽量把目标定高一些、远一些，大目标成就大事业，小目标成就小愿望。

一只老鹰比一只山雀飞得更高更远，但如果你志在千米高空甚至是志在月球，那就不必羡慕雄鹰了，人都是有惰性的，而大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将其惰性尽可能地从思想中清除出去，让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话不假，如果你想要人生更加丰富和精彩，那么你就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树立更远的志向。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决定走10公里的路，那么我们可能走到6公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了，可如果我们决定要走20公里，那么走到6公里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才刚刚出发，正精神饱满着呢。这

生活里所受的委屈，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赵春青 画

以书下酒，以云赠人



张燕峰

爸还嗜酒。那时工资不高，还要按月汇钱给爷爷奶奶，但他坚持嗜酒。每次喝酒只小半杯，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可他照样喝得兴味盎然。当爸的同事们笑说他没下酒菜还喝什么酒的时候，爸非但没有一丝难堪，相反，还振振有词：“岂不闻以书下酒的佳话？”确实，爸边看书，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酒，在酒精的作用下，爸的脸上飞上了两朵红云，那双明亮的眼睛依旧灼灼有神，有时候会歪着头微微一笑，有时候竟然击节赞叹，大声叫好！

每逢这时，妈总会假嗔实怜地嘟囔一声“神经病！”可爸似乎没有听见，如果某一天恰好听见，爸也不以为忤，只会哈哈大笑，最后说一句“以书下酒的乐趣，你这样的俗人怎能领略？”

邻村里有爸的一个李姓同学，李叔也是高雅之士，经常与爸诗文唱和，而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就在两个村庄之间穿梭往来，替他们传递书信。一个秋日午后，连着下了几天绵绵秋雨之后，天终于放晴了。爸爸放下了手中的书，走到院子里，极目远眺。天空湛蓝，像一块蓝盈盈的巨大宝石，洁白云朵就像棉花一样，在空中悠闲自得地飘游。爸仰天大笑，然后返回屋里，取出笔墨纸砚，即兴在信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叠好交给妈。

当我把这封信交给李叔的时候，李叔也高兴地哈哈大笑，他兴致勃勃地指着天边的云朵对我说：“告诉你爸，他送给我这些云朵我收下了。这是我这些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多年之后，我读到“以书下酒，以云赠人”这样的句子，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爸年轻时的一幕幕往事。正是因为对书的热爱和痴迷，对自我的坚守和执着，才使爸度过了许多艰难动荡的岁月，才使他经受过了一次次名利诱惑，仍然把握着人生的航向，保持着对生活的一份饱满昂扬的热情，初心不改，使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诗意流淌，芬芳如花。


月下情愫



稻田边。那时，我的大舅和二舅共同拥有一只很大的帆船，船上有鸟篷，有桅杆，需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两边的船舷上，用竹篙撑离河滩，船才得以驶向更深的水域。我记得他们白天捕鱼，晚上归来就把船停在河滩边。晚饭后，表哥们便要去划船，他们要睡在船上。我也随同去过一次，记得那夜，皓月当空，光照千里，湖水阔开了胸怀，接纳了月亮，风有些调皮，把水中的月亮晃破，风过之后，月亮又重圆起来，如此反复着，在清澈的湖面上。那时，我解不开这样的情愫，只知道它是极好的意境，一个人可以躺在甲板上发呆，可以闻水声，可以看浮云。

水声与浮云是抓不着的，也握不住，它在你的耳边，在你的眼前，给你留下的仅是瞬间的美感，也许这就如岁月，它流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如今，我的大舅和二舅已步入古稀之年，那艘帆船的残骸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在这个一切被机械化的年代，那个月下夜的帆影也已退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记忆中。有一个有月的夏夜，我见到大舅和二舅手插蒲扇，把走远的往事追忆回来，以此哄着月下夜的孩子入睡。顿时，我仿佛又闻到了帆船上的那种桐油香气，它是从月色里散发出来的吗？我抬头看看月亮，月亮无言。

工厂是品质大课堂



我和郭明义在同一个矿山工作，是非常熟悉的朋友。记得有一年盛夏，我们在山上敷设洒水管线，个个都忙得汗流浹背，只见老郭提着一袋冰果招呼着大家，后来得知这是老郭自掏腰包购买的。双休日下夜班时，我总能看见老郭，还是那身工作服，他嘱咐我下夜班注意休息，然后朝着采场大踏步走去，老郭的奉献精神令人佩服。

岁月沧桑，记忆难忘。工厂，不仅仅是做工和养家糊口的地方，也是锤炼意志品质和感受人生真善美的大课堂。

作者关振学，男，出生于1962年，曾做过装卸工、修路工、电工，现为鞍钢矿业集团设备检修协力中心检修工。

七月·飞雨

张伟东

我将飞雨系成一束花
托春风捎给海边的流霞
去拥抱远处归来的朵朵浪花
把江南的流水融化

雨后的夜晚
没有奇迹可能发生
畅想的火花
在回望的旅途上
点燃了蔓延的思绪

少年的心愿
尘封在日记里
在昼夜的嬗变里 不眠
老年的心愿
迷惘了许多往事
经过风雨千番 却安然

梦在清晨衰老
在落雨的窗前 碎成心瓣
人在路上 心在路上
世界不会停下了等你
激情永远是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司马懿为何越来越受追捧？

刘兵

当下电视剧《军师联盟》正在热播，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受到观众的喜爱。司马懿作为三国的最终赢家，之前在影视作品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历史评价也不高，比起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物，知名度也逊一筹。司马懿的形象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成为主角，体现了当代人与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新理解。

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靠隐忍、权谋和机智夺得胜利的最终赢家，虽然如此，司马懿在历史上终究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他很善于隐藏和伪装，他在曹魏历事四主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能在政治危机中化险为夷，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为子孙篡魏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由此我又想到先前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三国》，在这部电视剧中，一改原著《三国演义》“扬刘抑曹”的写作手法，以曹操为主角，体现出曹操的雄才伟略，而剧中的诸葛亮少了几分神化色彩，很多场合更接近于常人。反对者认为这是在给曹操这个“汉贼”翻案，与原著不符，而支持者则认为脱离了原先的脸谱化，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曹操。历史家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以前作品多体现的是后半句，而对于前半句则刻意抹杀。曹操有战略眼光，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唯才是举，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曹操的性格是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半点畏惧顾虑之心，不怕世人对他的议论，反正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为了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谁也拦不住我，谁也挡不住我。这种勇往直前的气魄可谓真性情。因之曹操在当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

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物的评价，道德操守是最重要的标准。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评价历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关羽失荆州，诸葛亮北伐不果不仅没有掩盖他们的光辉形象，反而使他们的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这都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以道义衡量英雄的标准。中国自古以来敬仰的都是忠孝节义的人，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即使能力再强，功绩再卓著，也很难受到人们的敬服。

当前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急速转型，人人都想获得成功，都想流动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成功学大行其道，在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氛围下，曹操和司马懿的人气度上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演义中刘备的仁德，关羽的义气越发被人看重，而处事果断，雷厉风行，通过自己的野心及高明的策略获得成功的曹操和司马懿则越发受人追捧。

当然，司马懿等枭雄能够隐忍、有耐性，在逆境中百折不挠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成功观。成功不单单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获得，判定人生是否成功，应该主要看个人的心理理想和社会价值是否得到实现，是否做出了对人类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评价英雄标准的升华。

杂说